

第十一天

〔德〕梁柯

著

脚镣，最后在五个狱警
浩浩荡荡向操场……
平静地度过余生。
的地方有多偏，总会有人

涟漪碎裂，一切再不能回到以前。

那是一封信，开头就告诉我一个事实：我的女儿失踪了。

就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走出监狱，去告诉某些人你们

犯了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豆瓣阅读
文艺制造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十天

〔德〕梁柯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十三天/(德) 梁柯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321-6171-3

I. ①第…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24930号

出品人: 陈征

责任编辑: 项斯微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书 名: 第十三天

作 者: (德) 梁柯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168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3

字 数: 221,000

印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171-3/I · 4923

定 价: 37.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39-2925888

目录

楔子

楔子	_1
第一章 西西里	_3
第二章 碎尸	_23
第三章 绑票	_53
第四章 鬼医生	_81
第五章 群魔	_113
第六章 战争	_159
第七章 权力的王座	_201
第八章 交易	_234
第九章 罐头工厂	_255
第十章 怒海	_304
第十一章 救赎	_348
后记	_359

我估计，我跟大部分故事的主角都不一样。

我是个连环杀手。

我当然知道，有不少故事是讲连环杀手的。但我跟他们也不一样。

我是一个已经落网的连环杀手。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听我讲我如何挑选受害者，如何杀人，如何跟警察斗智斗勇，你恐怕要失望了。

只要你留意国际新闻，应该会对以下这条消息有点印象。

“西西里高等法院昨天上午作出裁决，判处一名亚裔男子终身监禁。该男子因为在过去十八个月内接连绑架和谋杀九人而被称为‘都灵屠夫’。这宗案件引起了新一轮有关非法移民的争论……”

总之，你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已经被关在景色优美气候宜人的乌查多涅。这里是意大利警戒级别最高的监狱之一。我被单独囚禁，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一到那个时候，我要背对牢门，把双手从送食物的小窗口伸出去，让狱警给我戴上手铐。然后我要离

开门一米，靠墙站着，等他们进来给我戴上脚镣，最后在五个狱警的环形包围下像一支特混舰队一样浩浩荡荡驶向操场……

本来我以为，我会这样在监狱里平静地度过余生。

但是就像钓鱼一样，不管你选的地方有多偏，总会有块白痴扔的石头把湖面打破。

水花飞溅，涟漪碎裂，一切再不能回到以前。

那是一封信，开头就告诉我一个事实：我的女儿失踪了。

就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走出监狱，去告诉某些人：你们犯了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西西里

西西里帕勒莫市，乌查多涅监狱。

一个东方男子被带进了监狱会客室。铁门关上后，五个狱警把他围在中间，两个面向外、两个面向内警戒，剩下的那个给他解除身上的手铐和脚镣。抬起头时，他发现只有一个人在等着自己，脸上顿时阴云密布。

防弹玻璃对面端坐着的是律师乔万诺·帕托瓦。此人今年五十岁，向来以敢于为穷凶极恶之徒辩护而闻名，他本人也颇以此为豪。然而今天，他好像有点后悔。

“陈默，你这个王八蛋，”律师的开场白显然有点不太专业。这也难怪，几天前陈默在电话里向他提出自己的要求之后，他简直吓疯了。“你不能！你不能敲诈黑手党！他会杀了你！他们会干掉咱们俩！”

相比之下，今天他非常冷静。

“在你发飙之前，先听我说，”帕托瓦看来心情很不好，“你付

给过我一分钱吗？没有。你配合过我一次辩护吗？没有。你在电视上说过‘我衷心感谢我的辩护律师乔万诺·帕托瓦，他是意大利最好的辩护律师’吗？没有。但是你他妈给我了这个！”

他指着自己的右颊上的绷带。

“他们做的？”

“没错，你这个王八蛋，”帕托瓦把声音压到最低，“植入麦克风。”

陈默明明告诉对方，去请文森佐来面谈。就目前的情景来看，他没有请动莫西亚诺家族的大公子。这可以理解。黑手党跟警察斗了这么多年，两者关系更像是一对闹了二十年离婚而不可得的夫妇，绝对知己知彼。你出个抢答题问莫西亚诺家族有多少人，警察肯定举手举得比莫西亚诺老爷子都快。

作为老爷子的独子，文森佐要是屈尊造访监狱，怕是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嘿，你好吗？”帕托瓦无声地把嘴一张一闭，做着样子——真是够谨慎的，他那边根本没有狱警在盯着——电话里传来的却是文森佐那永远半醉不醒的声音，把陈默带回了十八个月前那个鬼气森森的别墅。

洗手间里满地鲜血，一把把用途不同的不锈钢刀在地上陈列着。最后一个受害者——一个吉普赛人——已经被打包成了七个塑料袋。陈默正伸手去拿第八个，背后忽然有一阵微风吹来。他看也不看，伸臂，扭腰，手中的刀旋风般向身后削去，然而却砍了一个空。

他感到后脑已经被枪口顶住。

陈默扔掉刀，举起双手。镜子里，他看到身后站着一个人庞大的身躯，自己的脑袋才到对方胸口。真不知这么大的块头是怎么悄无声息地摸进来的。大块头的左边，是他的同伴，举着枪，看着眼前的一地鲜血，无所适从。紧接着，他们身后走来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跟满脸恶心和惊惶的保镖们不同，他没有被眼前的血腥场面吓倒，反而像个进了迪士尼乐园的孩子。

“太酷了！”

这个变态就是文森佐。

“我从帕托瓦先生那里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今天，这个变态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没有那么轻松，“首先我要说，我很遗憾，为你的孩子。但是，请告诉我你的要求不是真的。”

“是真的。”陈默的声音波澜不惊，“我想请你帮我越狱。”

文森佐哑然失笑。

“哥们，游戏不是这么玩的……”文森佐嗤之以鼻，“再说中国有一百亿人，你回去能找到孩子？”

“我能。因为我只用了一年就找到了我要找的七个混蛋。”陈默深吸了一口气，“至于剩下两个受害者是谁杀的，你我都明白……”

文森佐·莫西亚诺，皮耶罗·莫西亚诺的独子，著名的花花公子。他没穿过阿玛尼以外的西装，手表只戴欧米伽和百达翡丽。整个意

大利几乎所有高级餐厅、著名夜总会的常客，各大时装发布会的前排嘉宾。但是陈默知道，他最喜欢的，不是这些。

“你不是第一次干这个吧？”那天晚上，在别墅里，文森佐坐在单人沙发上微笑着问。

“不是。”陈默坐在他对面，脑袋后面顶着两支枪。

“巧了，”文森佐露出孩子般的笑容，“我也不是。”

文森佐从胸前口袋里掏出真丝手帕，垫着拿起吉普赛人的遗骸，就像在欣赏蒙娜丽莎：“你还有别的照片吗？”

陈默一愣，眼睛往左右一瞥。文森佐点点头，两个保镖退开了两步。陈默慢慢把手伸进口袋，用两只手指把手机夹出来，悬在文森佐眼前。

“在网络硬盘里。”

“请便！”

陈默双手在手机上忙活了一会儿，然后把屏幕亮给文森佐看。

“这是艺术！”文森佐眼里冒出吸毒后常见的那种病态光芒，“这刀口真整齐，就像毕加索的立体时期……这很难，就是用电锯也不好弄……”

看了十几张之后，他激动得站了起来。

“我的作品就在下面的密室里，你有没有兴趣看看？”

陈默不动声色地把手机收起来，摇了摇头。文森佐倒是没有介

意对方的冷淡。

“没关系，不看也好。我的水平，在您眼里肯定只是垃圾……不过我也尽力了，我只杀女人。女人脂肪厚，粘刀，所以……但是……”说到这里，文森佐好像进入了失神状态，“那尖叫和求饶声，是男人没法比的……”

大概过了十几秒钟，他回过神来，冲着陈默一笑：“抱歉，我在回味。你肯定懂的，咱们是一类人……这种快感没法阻挡，只要没人阻止，我们都会一直杀下去……”

“不，”陈默又摇了摇头，“我要杀的已经都杀完了。”

文森佐不置可否地一笑：“你杀了几个？”

“这是第七个。”

“七个就满足了？”

陈默余光扫了一下，发现时钟已经不知不觉过了午夜。他把背靠在沙发上，怪异地笑起来。但是片刻之后，他又有种想哭的冲动。

“您看，先生，”文森佐坐回到沙发上，“我出了十八万欧元的花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笨蛋愿意替我做一件事情。我来这里，本来是要……呃……面试他的。结果你把他杀了，你说……”

“很简单，”陈默露出一丝疲惫的笑容，“杀了我。”

“你建议我杀了你？”

“对，杀了我，把我交给警察，我都无所谓……该做的已经做完了，我没什么放不下的……”

文森佐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良久，扑哧一声笑了。

“我爸爸一定会杀了我，”他自言自语道，“先生，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们的吉卜赛朋友肯定是不能按时上班了，你能不能？”

“文森佐，”陈默的声音依然如那天晚上一样冷静，“我替你顶了两宗谋杀……”

“我已经按约定给了你十八万欧元……”文森佐有点急，“连洗钱汇款都是我都帮你办的。你说要我日后帮你一个忙，我答应了，可我说的不是这种忙……”

“那你有没有想过，”陈默森然翻开底牌，“那天晚上我把手机放回口袋之前，可能开启了录音？或者我后来跟你见面的时候，弄到了别的证据？”

一阵沉默。

“毕加索，你太让我失望了……”陈默的话证实了文森佐长久以来的猜想，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像生锈的刀，粗粝而刺人。

“我别无选择，我会不择手段。”陈默听出了他的杀意，“如果两天内我出不去，或者死了，这份证据就会有人寄到警察手里。”

电话里传来一声叹息。

“这超出了我的能力。”

“找你爸爸。”

“我爸爸他不知道……”

“不，他知道。他如果不知道，你就不会去找一个一无所有的底层小混混顶罪，而是会从自己跟班里找个低级成员，对吧？那样的话，你早就完了。先别说你的人有没有那么忠心，替你至少坐 21 年牢，单说一点：警察最近几年把你们盯得那么紧，要是有个莫西亚诺家族的人忽然自称是连环杀手，警察反而会怀疑你们爷俩在搞内部清洗，会用一切手段去查，你就会弄巧成拙。你根本就想了这么远。这都是你爸爸的安排。而且我肯定，你听到我的条件后，已经告诉了老爷子。”

陈默破天荒地一口气说了这么大段话，语气就像是在教训自己的儿子。文森佐被打败了，不管是气势还是逻辑。跟电影里不同，警察可不怕黑手党。1993 年以后，黑手党家族一个个被连根拔起。警方的策略一向是抓一批杀一批，然后等着新势力在老霸主的尸体上滋生、茁壮，之后再行扫荡，给自己的肩章上添几颗星星。

两人很久没说话。

“去他妈的！”忽然，文森佐开口了。他好像想开了，一幅破罐子破摔的气势。

“反正家族的人都拿我当疯子，我就真疯一回……”

“我不是帮你，我是为了艺术！”文森佐好像又吸高了，在电话里狂笑起来，“我是没法继承莫西亚诺家族了，那就让我以艺术家的名字传世吧！哈哈……”

“谢谢。”陈默紧紧握住电话。

“……不过，你只有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

“以我们的能量，最多能把你的行踪盖住两个星期。”文森佐的声音里充满威胁，“你最好拿这个期限当真，否则我们在警察局的朋友会不高兴的。那样的话，不管你跑到哪，我们都只能去找你，或者找你的家人……”

“我明白。”陈默郑重回答。

“你等消息。”

陈默躺在自己的囚室的床上，辗转难眠。他一直在看女儿的照片。作为重刑犯，他不能上网，不能打国际长途，跟家人唯一的通信途径就是写信。这张照片就是审判刚刚开始时妹妹寄来的。那是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在阳光里谨慎地笑着。陈默看了不知多久，也跟着笑了起来。

他的头又开始疼了。有个念头不请自来，像电钻一样钻进他的脑子里：长得真像她妈妈……他抱着脑袋，像陷进流沙一样陷进了回忆里。

多年前，那个年轻人扔下新婚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偷渡到欧洲。为什么？不知道。九安那个地方就是这么个风气。他只知道同乡们只要是能走的都走了，据说都在欧洲发了大财。然而他到了意大利之后，才发现发财不是那么容易。他在车间里硝皮子、割皮子、

缝包。一天工作 14 个小时，从没离开过工厂。他一小时挣 4 欧元，几乎攒不下钱。虽然每次跟家里视频聊天他都说自己以后一定能做起来，但是算数他还是会的。

他怀疑自己这辈子还能不能离开工厂，能不能睡一个完整觉。

没想到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警察突袭，查非法劳工，他跟几个同乡逃了出去。他不想回国——挣不到钱回家，那在九安属于特大丑闻，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那时的他还很在意这个。但他也不想再当没有身份的黑户。于是他去了法国，报名应征外籍兵团。

他通过了筛选，通过了新兵试用期。他被编入第二步兵团，派到了非洲。他身受重伤，但是挺了过来。在医院里，他拿到了法国身份。拿着那本法国护照，他哭了。他急不可耐地给家里打电话。几个月后，她来了。在机场，他抱住她，觉得所有的阴霾都已散去，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牢房的门打开了。一个壮汉被塞了进来。

“李小龙，”狱警说，“给你加个伴。上头的意思。”

进来的人大概有一米九，满脸胡子，浑身的肌肉鼓起，看样子体重有两百斤。他把自己的铺盖往上铺一放，然后爬上去，再也没有了动静。

陈默却睡不着。因为他不禁要想这意味着什么。

文森佐，你派人来杀我吗？

毕竟，跟帮他越狱相比，杀了他要容易很多。至于所谓罪证，

天知道陈默是不是在诈他。

陈默下了床，趁着小便，偷偷把牙刷装在口袋里。那不是什么007装备，但是一头被磨尖了，完全可以用来杀人。他睁着眼睛躺在下铺。按理说他应该集中精力，防止上铺的那头熊来杀了自己，但是已经失控的思绪却像断掉的降落伞绳一样缠住了他。

那些日子是多么美好啊。他们商量好要开家中餐馆，天天查报纸上的广告，到处看店面。他买了机票，带她去意大利旅游，给她一个惊喜。看到机票的时候，她的笑容是那么灿烂，就像照片上这个孩子。

飞机起飞时，她有些害怕地握着他的手。飞机平稳了，她还是没有松开。

“等店开起来，就把女儿接过来吧。”她侧着头问他。阳光从机窗透进来，渲染出一个最美丽的侧脸。他点点头，吻了她。

床动了。那头熊下了床，坐在椅子上，盯着陈默。陈默把牙刷反握在手里，面不改色地坐起来。

“文森佐派你来的？”

对方点点头。

“那么，来吧。”

壮汉笑了，掏出一个东西。那是一颗胶囊。

“文森佐让你吃了它。”

这有点出乎意料。毒药吗？

“这个难以捉摸的混蛋……”陈默盯着那颗胶囊。假如是为了杀掉自己，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吃了，可能会死，而且自己将成为史上最蠢的被灭口对象。但是不吃……

胶囊的红色让他想起了都灵的霓虹灯。那天晚上教堂前的酒吧招牌就是这个颜色。12点的钟声敲响时，他们从酒吧里出来，要回酒店。

她说，他虽然有时候还像个混蛋，但起码比新婚时成熟了。

她说，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

她说，她刚才滴酒不沾是有原因的。

她说，她怀孕了……

忽然，一个黑影擦着他们飞奔而去，手里拿着她的提包。

“站住！”陈默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把那声“别追”甩在身后。抢包的人很瘦，穿着连帽外套，一副小混混的打扮。刚才在酒吧有点喝多了，他一时没追上。小混混拐进一条黑巷，他也毫不犹豫地跟了进去。就在这时，他脑后毫无预警地挨了一棍。

天地间的一切都在晃动。他感到那些人在一起踢他，还搜他的身。血好像剧终的幕布一样在眼前垂了下来。

他听到她在尖叫。睁开眼时，发现她已经找到了这里。她趴在他身上，用身体为他抵挡棍棒。她被那些人拉开，她在叫喊，在呼救，在跟几个小混混厮打。然后她的声音就像被剪子剪断了一样。那些小混混一哄而散，他爬到她的身边，摸到了那些刀口，摸到了一些